

泛黄的老相片，如同留声机里尘封的唱碟，让人浮想联翩。阳春三月，我陪同赵超构之女赵刘茜女士，到浙江省文成县——赵超构故里寻根问祖。在我的老家梧溪村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几帧泛黄的赵老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老相片，引出了一段隐在老相片背后的陈年旧事……

（一）

赵老是文成县龙川人，但他却是在离家六十里外的外婆家出生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当地却很少有人知道，梧溪村口那座气派而破落的宅院，就是新中国晚报界泰斗人物赵超构的出生地。

梧溪村位于文成西部山区，旧时称八都原属青田县管辖，是个颇具历史渊源的村落。全村千余人口，清一色姓富，系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名相富弼之裔乡。明代开国元勋刘基与梧溪的富弼后裔有着三代姻亲关系，即刘基的母亲、夫人、儿媳皆娶自富家，刘基曾为富弼后裔好礼题所著《村落图》诗72行流传于世，刘基之孙在为富弼后裔应高公撰的墓铭中，多有“余属世姻”之说，并写下了《梧溪八咏》《为富澄川题葡萄园》等诗篇。

我家与赵老外婆家老宅院仅一溪之隔，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到那里玩耍。这是一座破败的三进四合院，正房、左右横轩五开间仍保存完好，后堂已拆建原貌荡然无存。第三进东边厢房一排两层楼房，楼阁上建有旧时供女眷倚楼观景的“美人靠”。老宅院门台临溪而立因岁月久远而塌圯，门额条石上的“南阳旧家”四字仍依稀可辨，两侧是清代鹤田（即青田）名士端木国湖书写的楹联：“门迎东屿双溪水；栋耸南阳四壁山”。我的叔伯姐富琬雅就住在东边厢房里，她的二儿子与我同庚，我们经常在高高耸立的门台上“捉石子”，还攀上门台边的旗杆石当马骑。

记得琬雅姐曾多次对我说过，当时在上海当全国人大代表的赵老是她家亲戚，而且还说赵老就是在她所居住的厢房出世的。她的爷爷富群英与赵老的母亲是嫡亲兄妹，按照当地族亲的排辈，我们应该管赵老叫表叔。她的曾祖父生两子一女，女即赵老之母富氏夫人，成年后嫁龙川下村赵标生为妻。

赵标生出生于耕读人家，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后裔，广有产业，曾在南京警察厅任东区分局局长，晚年以国民党少将参议休隐。老相片里的人物清末民初的衣着打扮，头戴礼帽，身着马褂长袍，脚踏高靴，显示着赵氏家族的贵族气派。

富氏夫人端庄贤淑、心灵手巧，但自幼体弱，刚嫁过来不久，就不幸染上肺病，身子愈发虚弱，在赵家连生了两胎都夭折了。第三胎生了个女儿，寄托奶奶抚养总算保住了命。她就是赵老的姐姐赵富荪。

1909年，富氏夫人又怀孕了。为了能“烂贱”图个顺产，便按当地风俗接至梧溪娘家待产分娩。在娘家人的精心护理下，富氏夫人的身体明显好转。1910年5月4日，也就是清宣统二年庚戌，农历三月廿五半夜子时，赵老在梧溪南阳第三进东边厢房呱呱坠地。过了“三旦日”，他即被抱到南田甲边村一贫苦农家哺养，并取贱名阿狗（与构谐音）。

梧溪村人文古韵浓郁，村内的富相国祠、龙麒源等景观闻名遐迩。2003年，我陪同原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先生游览于此，丁先生赞不绝口，并信笔写下了“赵超构出生地”几个大字。如今的梧溪村因了赵老的缘由，文化遗存显得愈发深厚而丰富。

（二）

赵老在奶妈家养到一周岁后，又被接到梧溪外婆身边。除了跟随母亲上北京度过两年（当时赵父在北京供职），赵老的童年主要是在梧溪和龙川度过的。在外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，是赵老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赵超构：隐在老相片背后的旧事



► 幼年赵超构（右二）全家福。（左三）、母亲富氏（左一）、姐姐赵富荪（左二）。右一为赵超构的叔父

▲ 少年赵超构



▲ 青年赵超构（后排右一）与父亲赵标生（前排右）、母亲富氏（前排左）合影，后排左一为夫人刘化丁，中为姐姐赵富荪



▲ 赵超构梧溪姻亲图。前排右一为幼年赵超构



【作者简介】

富晓春 1963年出生，浙江省文成县人、赵超构同乡。教过书，学过中医，历任创作干事、刊物编辑、报社副总编。曾是温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。现供职于温州市文化部门。发表文学、新闻等作品百余万字，著有作品选集《留守大山亦风流》等。



▲ 赵超构女儿赵刘茜（左一）在父亲出生地梧溪村看到父亲青少年时期老相片时的情景

富晓春 摄

◆ 富晓春

候的赵表叔。他生得乖巧可人，又是赵家两代单传的独苗，因而甚得外婆家人的格外宠爱。

他是在外婆们的蒲扇下长大的。从奶妈家接回不久，正值三伏天的，赵老全身燥热还生满了痱子，啼哭不止。四五个外婆、外婆太找药煎汤，给他擦洗身体，还打着蒲扇，昼夜轮流给他打扇降温。

在每年的春秋“两祭”（农历正月初一、七月十五祭祖）时，富家都要将小外甥从龙川接到梧溪做客。在老祠堂举行的“盂兰盆会”（推荐祖先的一种仪式）上，赵老在摆设祭品的供桌上嬉闹玩耍，竞相观看大人们施放焰火鞭炮，煞是开心。

我的大爷富联珠与赵老年龄相仿，生前他曾提过“阿构（赵老乳名）”来梧溪做客的事。赵老外婆家宅院边有一座雕梁画栋的文昌阁，内设孔子等历代圣贤像，他与赵老曾在阁里玩过捉迷藏。幼年的赵老性格内敛，但天性贪玩，喜欢跟他与村里的孩子下溪戏水捉鱼。因为在水里玩多了，耳鼓进了水，自小便落下了重听的病根。

富尧波识字不多，但知道赵老的《延安一月》，听过毛主席与赵老交朋友的事，因此他自小打心眼里敬仰这位表亲。“文革”初，富尧波因为出身不好，怕这些上代留

下的老相片惹来麻烦，便将它们包裹在一起藏匿于阁楼。后来，母亲改嫁，父亲去世，家庭发生变故，他便到外地入了赘，一直到2001年才搬回梧溪居住。

当年他离家出走时，家徒四壁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带走的，唯独将这几帧赵老的老相片视作心肝宝贝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木箱的最底层，偷偷带出了家门。

从“文革”前开始，在梧溪的赵老亲戚，大都受到了冲击，被戴上“长筒帽”，揪斗游街，甚至还遭到了“抄家”。最惨的是赵老的内侄女富玫瑰，1957年被打成了“极右派”，开除公职，批斗时被折磨成重伤，蒙冤20多年，至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昭雪平反。

幸亏这些老相片被富尧波带到了外地，总算逃过了一劫。

（三）

作为新中国晚报史上的泰斗人物，赵老生前留下的资料照片并不多。收藏的大都是他中年之后的照片，其中最早的是他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上大学时照的。而此前，尤其是赵老幼年的照片似乎从未见到过。这次发现的老相片，从拍摄年代及相片上赵老的年龄来看，均出自赵老幼年和青少年求学时期。

赵老曾祖父赵恒东、祖父赵廷儒、父亲赵标生，是龙川受人尊敬的“三代廪生”。他们秉承先祖伯璠公遗愿，崇尚朱熹理学，受瑞安“两孙”（孙衣言、孙锵鸣），“三杰”（陈虬、宋恕、陈介石）“东瓯布衣”处世观的影响，无心功名，热心乡间传学、办学及公益事业。赵标生还将唯一的女儿赵富荪许配给陈介生的侄子陈仲公。

1917年，赵老进入曾祖父赵恒东在赵氏祠堂创办的“赵同春”私塾就读。当时与赵老一起进私塾的还有姐姐赵富荪、堂妹赵云荪等。启蒙塾师为瑞安县宿儒徐更卿，满腹经纶，还能切脉就诊，在当地颇有名气。他先教赵老识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，再教他读《幼学琼林》《四书》《左传》等。

从此，赵老到外婆家的次数少了，除了岁时节庆，抑或放暑假还可以到梧溪疯玩几天外，他几乎被困在私塾埋头苦读“之乎者也”，有时背诵不上还得挨祖父或先生的“板子”。拿他自己的话说是“枯燥乏味，毫无乐趣”。

1924年，14岁的赵老随父、七叔一家离开文成，迁居瑞安县城郊屿头村。也就在这一年，赵老考上了温州艺文中学。之后，赵老又到瓯海中学（现温州四中）、省立第十中学（现温州中学）读书。

在温州求学的5年，是赵老接受新文化的关键时期。在上街游行，贴标语、发传单的学生运动队伍中，经常可见赵老的身影。此时省立十中对一批参加学潮运动的学生发出退学令，赵老也被认定为“受共党赤化的嫌疑分子”。赵廷臣父子为了收住他的心，“免得在外惹事”，便将他休学回家。

1928年春，19岁的赵老与同是名门出身的刘化丁成婚。次年秋，新婚燕尔的赵老东渡日本游学。当时，赵老的姐夫陈仲公已在日本留学多年。临行前，一家人特地到照相馆拍

了一张全家福，一则留作纪念，二则由赵老带给日本的陈仲公。

这是赵家赠与富家的最后一张相片。因为两年后即1931年底，赵老的母亲因肺病过早去世，年仅45岁。不久赵标生又另外续了弦，从此，赵富两家便少有往来了。

（四）

赵老自从14岁那年举家迁往瑞安城郊屿头村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文成老家。然而，少小离家的赵老到了耄耋之年，还能说一腔流利的文成方言，聊起家乡的人和事，神采飞扬，透露出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情。

1958年，他遵照毛主席的嘱咐到温州、瑞安、丽水、青田、龙泉各地参观访问，写下了几万字的通讯《吾自故乡来》。当时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，他只回瑞安屿头老家，而没有回文成老家。对此，他多年来深感歉疚，而且念念不忘。1964年，他在当时的《浙南大众》上撰文说，很想到文成走一走。族亲赵云图看到文章后，即给他写了一封长信，向他详细介绍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不了多久，赵老就给赵云图回信，说谢谢他领他回家乡“游”了一回，“看”到故乡变化之大，他很欣慰，还诚挚地邀请赵云图到上海寒舍做客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文成县文化馆办文艺刊物《山花》，每期出刊都寄给赵老。据馆里的美术干事李德岳回忆，有次他到上海华东医院拜访赵老，搭便提及此事。赵老笑吟吟地说“收到了，谢谢！我还对小儿说，这是故乡来的文艺刊物，要好好看看，什么时候有机会带她回去嬉。”

当时，李老见赵老兴致蛮好，便提出请他给《山花》写篇文章并题字。赵老迟疑了一下，遂又笑了，他说：“写文章可以考虑，只是离开故乡久了，要考虑一下怎么写，写什么好。叫我题字可万万动不得的，我的字写起来狗扒田一样，很难看，上不得台面的。”

李老师回忆说，赵老离家60余载，但对故乡的印象却记忆犹新。当时赵老感慨地说：“文成过去出山不易进山难。那时，我到瑞安、温州去，从龙川家里先徒步5里到大岙，再从牌头街坐竹筏到岔口，又乘舢舨舟至瑞安……现在坐汽车就方便多了。过去文成有句口头语：‘山头人三件宝，火爨当灯草，火爨当棉袄，番薯丝吃到老。’哈哈，现在都成历史了。”

文成县革命烈士赵刚（原中共杭州县委书记，1930年8月就义），是在赵老的直接帮助下被迫认为革命烈士的。当年，赵刚被反动派逮捕后，家人只得将11亩耕地出租，以此扶养孤儿寡母。土改时，当地政府根据政策，将赵刚家定为地主，家人被挨斗不讲，次子赵天德还以“地主不服法”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。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赵刚遗孀林莲花，于1955年赶赴上海找赵老倾诉冤屈。赵老热情地接待了她，并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了情况。次年6月，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，由国务院批准追认赵刚为革命烈士，林莲花的地主成分也被改为小土地出租。

如今，文成老家曾与赵老有过交往的亲戚几乎找不到了。赵老有位叫富翠仙的表妹，小赵老14岁，与赵老有过一段交往。当我们前往探访时，却被告知老人已作古多年。她因丈夫早逝，曾经有段时期生活极度困难。赵老知道后，就从上海给她按月寄20元的生活费。

看着父亲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老相片，听着隐在老相片背后的陈年旧事，赵刘茜女士激动不已。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已经破损、泛黄的一帧帧老相片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久久不忍放手。她说：“这些老相片太珍贵了！多亏老家的亲戚这么用心地保存了它。它让我找回那份久远的亲情和对父亲永远的怀念……”